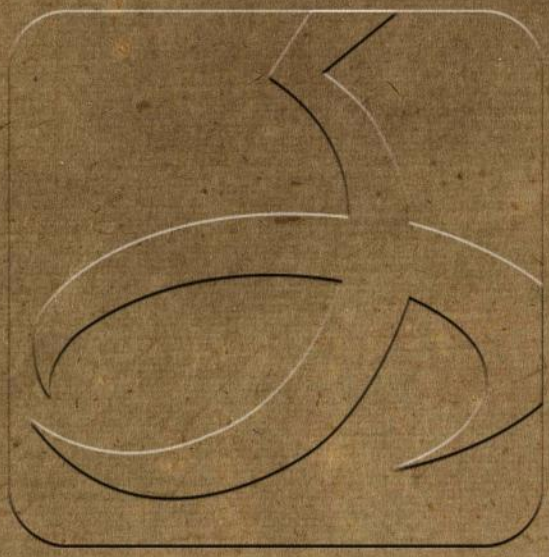


44199
4437
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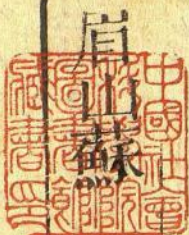


東坡集卷之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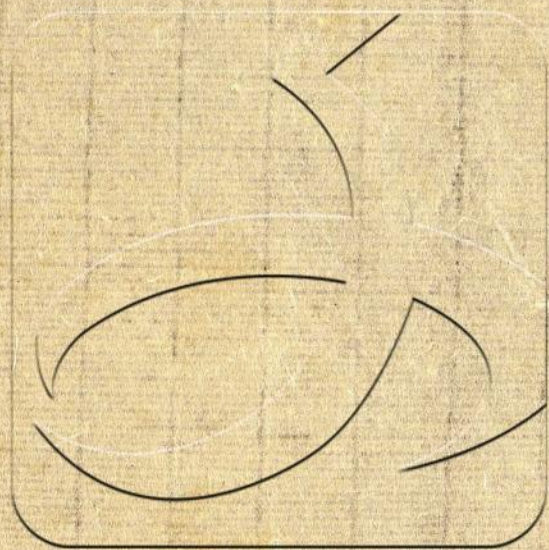
奏議

乞降度牒修北嶽廟狀

紹聖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
 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
 深屋宇頽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元真正殿自餘諸
 殿及廊廡門宇墻垣久已疎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
 給賜錢或降度牒修完皆准省符止令依條以施利錢物克用緣
 近歲民間屢值災歉施利微薄只了得遞年逐旋些小修補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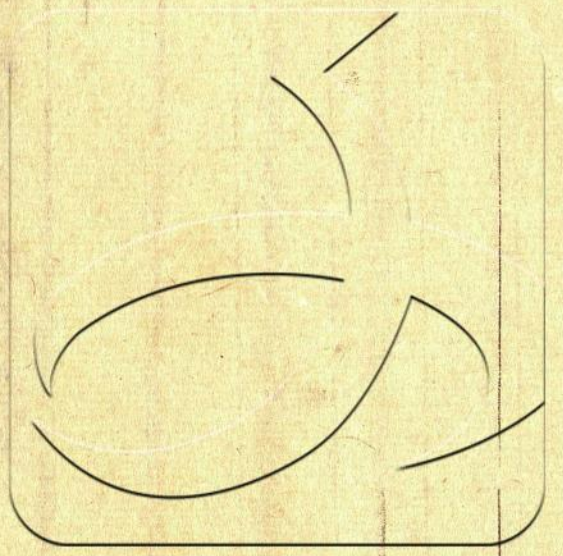


軾東坡氏著



劉奉世又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回易息錢內支錢三千貫助修
嶽廟亦不蒙朝廷允許深慮摧壞日久爲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
計到合用工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賣
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牒卽本廟有銀器一千三百餘兩別無
使用欲乞依令出賣收買材植臣契勘上件銀器元係朝廷給賜
以備供神之物若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況所費錢數不多欲望
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應副修造庶得
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兩員更互到彼提舉催促務
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奉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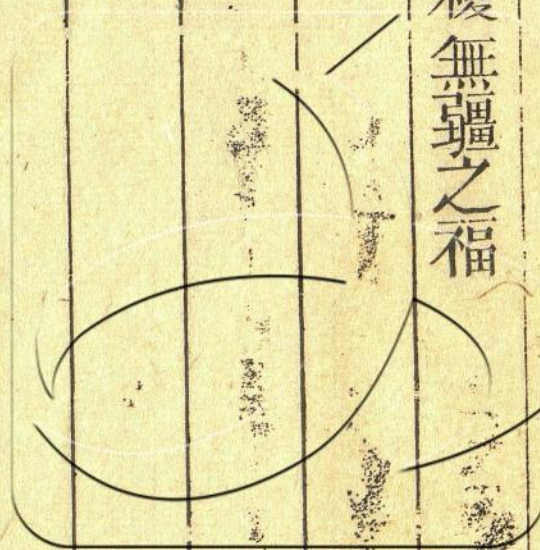
貼黃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禱多獲感應今
北嶽廟見弊陋理當完葺蓋所用度牒道數至少伏望特賜指
揮施行庶稱朝廷尊事嶽廟之意



上皇帝書

臣軾謹昧死再拜皇帝陛下陛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
 賀所以賀一陽來復也謹按易復卦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
 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說易者曰乾六陽之氣也為十一月為十
 二月為正月為二月為三月為四月而乾之陽復矣陽極則陰生
 陰生則夏至矣坤六陰之氣也為五月為六月為七月為八月為
 九月為十月而坤之陰極矣陰極則陽生陽生則冬至矣自太極分
 為二儀二儀分為四象四象分為十二月十二月分為三百六十
 五日五日為一候分為七十二候三候為一氣分為二十四氣上

爲日月星辰下爲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不出此陰陽之氣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氣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晝夜與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則邪沴之氣干之矣故於冬至一陽之生也五陰在上五陽在伏而一陽初生於伏之下其氣至微其兆細縕可以靜而不動可以嗇養而不可以發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潛龍勿用孔子曰陽在下也言陽氣方潛於下未可以用也先王於是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關者門戶所由以開闢也商旅者動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謂之羣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門戶不開則微陽閉而不出也利心不動則外物感而不應也方事不省則視聽收而不發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於國則安靜而不勞用之於身則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獻伏乞聖慈留神省覽實社稷無疆之福



任兵部尚書乞外郡劄子

臣向在揚州蒙恩除臣今任臣於本州及緣路附遞入文字辭免
 准聖旨劄子指揮為已差克鹵簿仗大禮日迫不許遷延臣以此
 不敢堅辭尋於南京附遞奏乞候過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來已
 過郊禮伏乞檢會累次奏狀除官知越州一次取進止

辭兩職并乞郡劄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續准閣門告報已除臣端明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聞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
 以寵祿過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補實欲自便而榮名驟進兩職荐

東坡集卷三四
三
加不獨於臣有非據之羞亦恐朝廷無以待有勞之士豈徒內愧
必致人言伏望聖慈特賜追寢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
無闕乞自朝廷除授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辭免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守禮部尚書恩命
仍乞檢會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詔不允聖恩隆厚天旨丁寧顧臣
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緣請外更蒙陞擢兼帶兩職近歲所無有何
勞能被此光寵欲乞追寢新命令臣且依舊供職則臣更不敢請
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職名則乞除臣一重難邊郡令臣盡力報
稱猶可少安臣非敢自謂知兵若朝廷有開邊伐國之謀求深入
敢戰之帥則非臣所能辦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
無所失亡則承乏之際猶可備數伏望朝廷於此二者擇一以處

東坡集卷三十四
臣非獨在臣分義當然亦朝廷名器不爲虛授取進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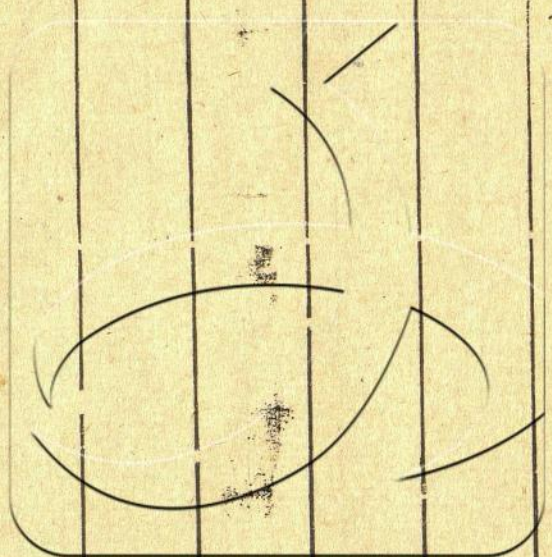
辭免兼侍讀劄子

臣近准閣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臣以迂愚本無學術出從吏役益復空竊位禁林已難久處而況天縱之學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仰望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取進止

赴英州乞舟行狀

臣軾言近准詔命落兩職追一官謫守嶺南小郡臣尋火急治裝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聞命已來憂悸成疾兩目昏障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緩弱六十之年頭童齒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長而所負罪名至重上孤恩義下愧平生悸傷血氣憂隔飲食所以疾病有加無藥加以素來不善治生祿賜所得隨手耗盡道路之費囊橐已空臣本作陸行日夜奔馳速於赴任而疾病若此資用不繼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買馬之資無所從出道盡塗窮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爲命而木

將沉臣之衰危亦云極矣竊伏思念得罪以來三改謫命聖恩保全終付一郡豈期聖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經筵之舊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強衰病之餘生犯三伏之毒暑陸走炎荒四千餘里則僵仆中途死於逆旅之下理在不疑雖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則非仁聖不殺至育之意也輒已分散骨肉令長子帶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帶家屬數人前去汴泗之間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軍出陸赴任所貴醫藥粥食不至大段失所坵揣自身多病早衰氣息僅屬必無生還之道然尚延晷刻於舟中畢餘生於治所雖以瘴癘死於嶺表亦所甘心比之陸行斃於中道蒙葬路隅常爲羈鬼則猶有間矣恭惟聖王之德下及昆蚩以臣曾經親近任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輒爲舟行之計敢望天慈少加憫惻臣無任



乞越州劄子

臣自去歲蒙恩召還卽時奏乞越州蓋爲臣從仕以來三任浙中粗知士俗所宜易於爲政又以老病日加切於歸休舊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久荒不治欲因赴任到彼少加完葺以爲歸計越雖僻陋在臣安便及近者蒙恩知定州雖寵眷隆異而自早衰多難心力疲耗實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辭免是有揀擇所以強拜命今復念定雖重鎮了無邊警事權雄重祿賜優厚若辭定乞越於義無嫌伏望聖慈察臣至情特賜改差臣越州一次則公私皆便臣不勝幸甚取進止

再薦趙令時狀

任兵部尚書日

右臣昨知潁州曾薦簽書本州節度判官廳公事趙令時乞置之館閣至今未蒙施行其人近已替罷日久赴闕朝見計其所養必不肯同衆人奔走干謁恐政府大臣無緣得知其所學今繕寫趙集平日與臣詩文三軸進呈伏望聖慈清宴之暇一賜觀覽必有可取然後付之二省近臣考其人才亦足以副神考教養宗子之意謹具聞奏

論浙西閉糶狀

本路今歲不熟初水後旱早晚俱傷高下並損已具事由聞奏去訖勘會本路唯蘇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飽數路漕輸京師自杭睦以東衢婺等州謂之上鄉所產微薄不_了本庄所食里諺云上鄉熟不抵下鄉一鍋粥蓋全仰蘇秀等州商旅販運以足官私之用今來雖一例災傷而蘇秀等州所產終是滂沛訪聞逐州例皆閉糶嚴立賞罰不許米斛出境是致杭州常平省倉糶買不行民亦闕食見今粳米已至八九十足錢尋具牒蘇秀等州不得閉糶訪問逐州雖承受本司指揮依舊閉糶尋差識字公人陳宥往

秀州抄錄到所出榜示二本其大略云如有諸色人擡價買米販
往別州許人告捉立定賞錢者至五十貫兼取問得杭州米行人
狀稱因逐州見今立賞告捉私販全無米船到州認是逐州官吏
堅意閉糴本司無緣止絕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公私窘乏盜賊
之類何所不有以此合係本司知管除已牒轉運提刑司外須至
聞奏者

右本司訪聞得浙中父老皆言熙寧七八年兩浙災傷人死大半
當時雖係天時不熟亦是本路監司郡守如張靚沈起之流處置
垂方助成災變既無方略賑濟惟務所在閉糴蘇秀等州米斛既
不到杭杭州又禁米不得過浙東是致人心驚危有停場之家亦
皆深藏固惜不肯出糴民有衣被罷絀戴佩珠金而米不可得斃
於道路不可勝數流殍之變古今罕聞伏望仁聖痛加哀憐曲賜
過慮體念今來浙中雖未是大段凶年只恐官吏有失措置漸成
災患所憂不小若商旅不行米貴不已農夫闕食春夏之交無力
種則明年災傷公私並竭不知何以待之伏望聖慈深以熙寧之
事爲鑑嚴賜指揮本路監司多方擘畫安之於未動救之於未危
仍乞指揮速行止絕逐州閉糴所貴杭睦衢婺等州不至全然乏
食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閉糶狀

本路災傷本司已兩次奏聞竊見比年以來京東河北淮南等處
災傷並蒙朝廷支賜錢米或於他路截撥斛斗賑救數目至廣今
來本路災傷不敢便望支賜截撥只乞稍寬轉運司年額上供使
得轉換擘畫多方救卹已於十一月十日奏乞至今未奉指揮數
內一事蘇湖常秀等州見今米商全不通行不唯逐州立賞閉糶
亦爲逐處稅務承例違條收米斛力勝稅錢是致商旅筭計脚錢
本重無由興販檢會元祐編救諸興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糧
食者並免納力勝稅錢注云舊收稅處依舊例卽災傷地分雖有

東坡集卷三十四
三
舊例亦免本司看詳本路見今災傷正合施行上條已牒諸州施行仍散榜轄下城郭鄉村外深慮逐處稅務自來收米斛力勝處指爲課額今來雖係災傷合依上條放免至年終比較日轉運司不容如此分說有~~虧欠折遭責罰須至奏請者~~
右伏望聖慈愍念本路災傷及前件放免力勝條貫係今來合行事件特賜指揮轉運司將來年終比較日除米斛力勝一項稅額權免比較科罰候將來豐熟日依舊所貴商旅通行場務亦免罪責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允文彥博等辭免拜劄子

臣近奉聖旨撰賜文彥博呂公著今後入朝免拜詔書今又淮內降指揮撰不允彥博辭避免拜批答臣謹按禮經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謂拜君命者傳命而拜非朝見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賜齊桓公胙曰伯父~~羣老~~無下拜公曰天威不遠顏咫尺下拜登受所謂無下拜者拜於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鍾繇以足疾乘車就坐疑若不拜然亦無明文君前乘車豈足爲法而馬燧延英不拜蓋是臨時優禮無今後遂不復拜之文祖宗舊例如呂端之流以老病進對亦止於臨時傳宣不拜今來彥博公著今後免拜指

揮白是朝廷優賢貴老度越古今無可議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
禮兼恐彥博公著終不敢當以臣愚見不若允其所請若聖恩優
閔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見間或傳宣不拜足以爲非常之恩臣
忝備侍從懷有所見不敢不盡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取進止

九所請此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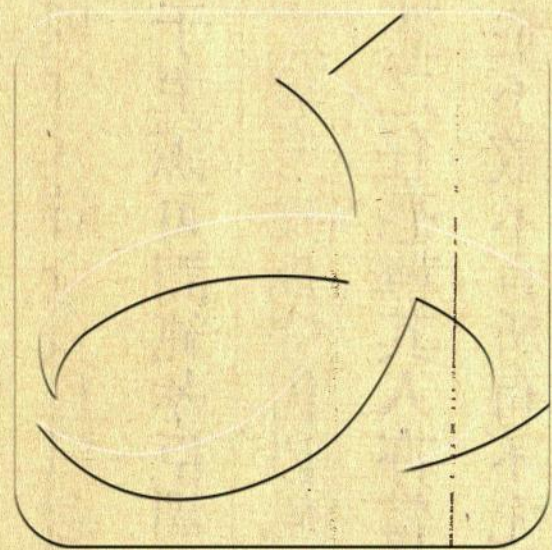
乞允安燾辭免轉官劄子

臣今月八日准內批安燾辭免轉右光祿大夫劄子降詔不許臣
竊謂人主之馭羣臣專於禮義廉耻若使受無名之寵則爲待臣
子之輕今朝廷豈以執政六人五人進用故加遷秩以慰其心燾
位冠四樞委寄至重豈肯見人擢用卽以介懷旣無授受之名僅
以姑息之政縱有先朝故事亦是一時誤恩今燾力辭正爲知義
臣欲奉命草詔不知所以爲詞伏望聖慈從其所請若除受別有
緣故卽乞明降指揮苟於義稍安敢不撰進取進止

御寶批可且
用一意度作
不許辭免
詔書進入

乞允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

臣今日準中書省批送到宗晟辭免起復恩命劄子奉聖旨選學士院降詔不允謹按宗晟飭行有素持喪中書所辭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確然固守其辭愈哀且曰念臣執喪報親之日短致命徇國之日長出于至誠可謂純孝臣謂宗晟未經祥練之變且無金革之虞孝治之朝宜聽所守因以風厲宗室庶皆守禮篤親顧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難其人亦當差官權攝須其從吉復以命之臣忝備禁從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詔書臣未敢撰取進止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

出皆由用兵至於與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
 而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
 敢用也自古人在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
 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吳越戍役之患被
 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
 子嬰被擒滅亡之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
 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
 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
 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
 子皆敗珽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
 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不
 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
 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
 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
 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人幾至
 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
 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
 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

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徂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慮之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

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文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耻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戡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

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蕤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皆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凌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覘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鱗魚鱉以爲饕餮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

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之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役之後所在盜賊蠡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歛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虜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

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巳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

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

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矜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不疑故不敢以衆人矜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

東坡集卷三十四
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謁愚忠上補聖明萬一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據病當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之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私計之終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年而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爲非萬全

者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敢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眾大敗於官渡僅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脩政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

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僞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此賊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乘常雖為毋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

合而爲一堅壁清野以抗王師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風之勢也
法當緩之今天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爲賊所畏服
者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酒日至金鼓
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爲必討之勢而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間
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
能以地與衆降者卽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
年必有權均力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
出爭爲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卽用其酋豪命以爵秩
綦布錯時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故事不過於要害處

樂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部可使數百年內保境不煩

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
之夫爲人臣計與爲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爲功
爲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
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
湯不是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
臣竊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
宗曰皇天以不言爲貴聖人以不言爲德老子稱大辯若納莊子
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言則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

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人之愛君未有如泊之深至者也臣竊慕之雖謫之塞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衰頽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勝甫辯謫乞郡狀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設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解

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責切伏思
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
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
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
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
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而虎成於三人投
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至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
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
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
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
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
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
訾不已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
也今臣旣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倖更思錄用但患難之
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寃前
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
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
終之遭逢以託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

東坡集卷三
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慰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元豐三年
李逢論京東盜賊狀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穿窬祛篋
椎埋發塚之奸至有飛揚跋扈割據僭擬之志近者李逢徒黨曹
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
今朝廷清明四方無虞而此等常有不軌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
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
宛胸人朱全忠碭山人其於歷代豪傑出於東京者不可勝數故
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以過人加以近年改更
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

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
立字號以收三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
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卽爲寒心揚
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
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
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
之奸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奸
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
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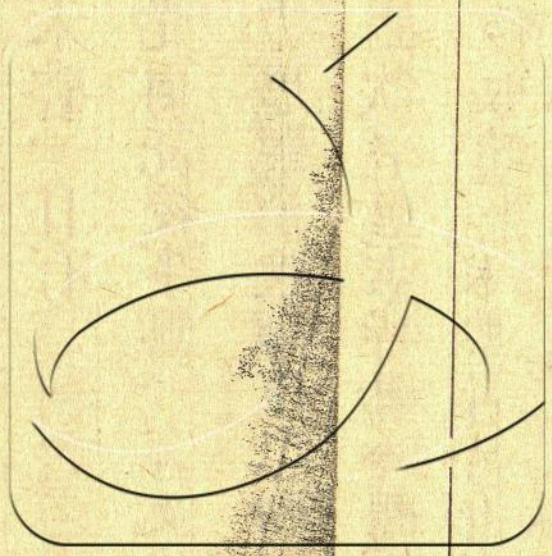
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
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
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
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
至帥皆率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
樂禍之人皆公死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
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
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異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
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旣平天

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饑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
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
徃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
獲妖賊郭進等竊聞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
健又過於棐京東州郡如棐岳者不可勝數此等棄而不用卽作
賊收而用之卽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東
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論以此意使陰求部內
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
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
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酌賞若獲真盜大奸隨卽錄用若只是尋常
劫賊卽累其人數酌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
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
皆爲我用縱有奸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二三十人卽
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
之流皆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況以捉賊出身有何不
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攘夷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
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
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元祐元年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忤時宰繼死外
 藩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論議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回
 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憤疾以致殞沒臨
 終之日召司馬光尚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
 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前後諫臣忠勤忘身少見其比今其家甚
 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
 者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

奉聖旨呂山庚
 除太常寺太祝



代宋選奏乞封太白山神狀

伏見當府郿縣太白山雄鎮一方載在典祀案唐天寶八年詔封山神為神應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濟民之號自去歲九月不雨徂冬及春農民拱手以待饑饉粒食將絕盜賊且興臣採之道塗得於父老咸謂此山舊有湫水試加禱請必獲響應尋令擇日齋戒差官莅取臣與百姓數千人待於郊外風色慘變從東南來隆隆獵獵若有驅導既至之日陰威凜然油雲蔚興始如車蓋既日不散遂彌四方化為大雨罔不周飭破驕陽於鼎盛起二麥於垂枯鬼神雖幽報答甚著臣竊以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

東坡集卷之三十四
其昔公而今侯是爲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爲不安且此山崇
高足亞五岳若賜公爵尚虛土稱校其有功實未爲過伏乞朝廷
更下所司詳酌可否特賜指揮

東坡集卷之三十五

制勅

眉山蘇軾東坡氏著

給事中兼侍講傅堯俞可吏部侍郎

勅士以德望進則風俗厚而朝廷尊以經術用則議論正而名器
重此君子所以難名而朕亦難其人焉具官傅堯俞篤學博行久
聞於世歷事四世挺然一節懷道不試十年於茲朕欲聞仁人之
言置之講席非堯舜之道蓋未嘗言給事黃門未究其用往貳太
宰益修厥官董正治典以稱先帝復古之意可

太常少卿趙瞻可戶部侍郎

勅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先王之論理財也必繼之以正辭各
正而言順則財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頃功利之臣言政而不
及化言利而不及義中外紛然朕益厭之具官趙瞻明於吏事輔
以儒術忠義之節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貳邦計將使四方之人
知予以耆老舊德居此官者蓋有盡徹之意焉可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龍圖閣直學士

勅朕承先帝之不業居其宮室而服其器用常懼不稱而何敢有
加焉惟是軍國之備凡仰于百工者乃以諉于冬官有事於斯當
識朕意具官王克臣奮自儒術蔚爲聞人歷帥諸藩嘗佐事典才
有餘裕所在見稱比由宛邱入奉朝謁而司空長貳艱於其人爰
命爾以舊官仍兼內閣之重勉率厥職外以成爾繕治之勞內以
全予恭儉之志可

祥符知縣李之紀可廣西提刑

具官李之紀近自畿甸遠至海隅朕視其地如戶庭視其民如一
家爾賦政赤縣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是用命爾按刑嶺表其一
乃心毋或鄙夷其民如在朕側往惟欽哉

知楚州田待問可淮南轉運判官

勅具官田待問朝廷取材必始於治民異時吏或不更郡縣而任

刺舉剛柔失中民以告病以爾端靜敏恪悃幅無華試于劇郡吏民宜之其卽本道以究爾才往悉乃心毋使厥聲減於治郡可

兩浙轉運副使孫昌齡可秘閣校理知福州

勅具官孫昌齡爾奉使吳越而廉平之稱達于朕聽七閩之會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難以力勝今命爾爲守惟寬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復文館之職以廣育才之路遂以命爾往惟欽哉可

知徐州馬默可司農少卿

勅具官馬默爾以博學強記宏毅有守剛而不犯明而不苛歷試中外藹然有聞朕方選擇循吏入爲卿佐凡爾所能已試於外者其以告我而力行之往佐大農毋忽朕命

兩浙轉運副使許懋可令再任

勅具官許懋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蠲理煩碎以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賴焉以爾儒術精通吏事詳敏歷年於茲民便其政旣信之俗必易爲功庶無新故更代之勞而有上下相安之美勉修前業無忘日新可

新淮南轉運判官蔡滕可兩浙運判

勅具官蔡滕吳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蠲理煩碎以安養其衆非得循吏察視郡縣均通有無則民何賴焉以爾各臣之子進以儒

術歷佐漕府治辦有成東南富庶比於西蜀而機巧過之惟寬且
靜則民不媮可

司農少卿范子淵可知苑州

勅具官范子淵朕於士大夫未嘗求備也將歷試以事而收其所
長。有司言汝治河無狀耗國勞民積歲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
與郡縣異其觀汝于牧民尚勉求效以蓋往愆可

故樞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纘之妻壽安縣君崔氏可
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門閭

勅崔氏汝甲族之遺孤大臣之家婦夫亡子夭惘然無歸而能誓
死不嫁撫養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後有立於世惟汝之功昔衛
世子蚤死其姜自誓詩人歌之韓愈幼孤養於嫂鄭愈喪之若若
崔氏者可謂兼之矣其改賜湯沐表異其所居以風曉郡國使薄
於孝悌者有所愧焉可

皇叔某贈蔡州觀察使追封東陽侯皇兄某贈蔡州觀察使
追封汝南侯

勅生分竹符所以廣恩於宗室沒享菲社所以寵綏其子孫眷予
盤石之宗夙被麟趾之化國有常典我其敢忘某等生于高明克
自抑畏恭儉寡過綽有士人之風忠孝著聞蓋服祖宗之訓屬旣

尊于中外禮當極於哀榮命以廉車卽封其地爰疏五等之貴以
慰九原之思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士齋可西頭供奉官

勅具官士齋汝宗室子生于安逸而能誦習文法以求自試蓋亦
有志於士者朕何愛一官不以成其志乎可

童湜可特敘內殿崇班

勅具官童湜汝奉法不謹坐廢歷年而能祗具以蓋前失旣更大
告稍復汝舊往服厥官益敬無怠可

謝卿材可直秘閣福建轉運使

勅具官謝卿材先王設官制祿非特以勸功興事也將以觀士之
所守而進退之惟愛身者爲能愛民惟知義者爲能知利以爾臨
事有守信道不回治郡有方奉使不擾力行古人之事庶幾循吏
之風釋此大邦付之一路仍進直於書府俾增重於使權無輕遠
人謹視貪吏政成民悅朕不汝忘可

趙偁可淮南轉運副使

勅具官趙偁汝昔爲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稱之推文登之政
達之齊魯刑平賦簡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於征役而重以饑
饉汝往按視如京東之政以寬吾憂可

東坡集卷三十三
五
呂溫卿知饒州李元輔知絳州

勅呂溫卿等監司郡縣其職不同其爲養民一也夫安靜之吏悃
幅無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今自部使者移治一郡其深念之服
於朕訓以永終譽可

王誨知河中府

勅具官王誨汝以名臣子老於治郡所至安靜吏民宜之河東吾
股肱郡方唐之盛世有賢守風流未遠圖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紹
前烈可

邵剛通判泗州

勅具官邵剛詩云淑問如臯陶在汴獻囚獄訟之事固儒者之所
學也汝官于上庠旣習其說矣其往試之可

荆王楊王所乞推恩八人

具官某等或以方伎世其學或以歲月積其勞給事王宮旣勤且
久增秩改授以旌其能往服休恩益敬無怠可

西頭供奉官張禧得三級轉三官

勅具官張禧疆場之政以首虜計功所從來尚矣爾旣應格則賞
隨之可

鮮于侁可太常少卿

勅具官鮮于侁奉常之職非特以治郊廟之度服器之數而已國
有大政事大議論必稽焉昔魯秉周禮齊不敢謀而晏子太師折
衝於樽俎之間國之典常君臣之各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則國
安而民服朕選建卿士付之禮樂意在於此非我老成之人學定
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應變強足以守官深於經術達於人
情其孰宜之詩不云乎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無斁朕命
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勅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東觀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獨書已
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於廊廟大議君臣相與之際所以興壞治
忽之由一歸於東觀則著作之任顧不重歟非得直亮多聞古之
所謂益友者奮筆於其間則善惡質亂後世無所考信汝既任其
事矣益進而專之朕苟有過猶當直書而況其餘乎往祗厥官無
曠乃職可

孫覺可給事中

勅朕聞明主在上凡侍從皆得言若其不明雖臺諫亦失職朕以
冲渺不承祖宗未堪多難之憂常恐不聞其過下至執藝猶當盡
規豈必諫臣而後論事矧茲封駁之重任參黃散之間知無不言

職固當爾具官孫覺行不違道言不違仁處以孝聞出以忠顯先帝所以遺朕天下謂之正人屢告嘉猷固非小補問自西省遷之東臺而覺方進陽城之直詞固懷蕭生之雅意重違其請閱月於茲卒採羣言以遂前命以爾抗章伏閣之志施於還詔批勅之間其一乃心以稱朕意

皇伯祖克愉可贈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

勅國家蒙累聖之餘澤眷宗室之多賢雖設官以董其私置傳以導其學而重以吏事責之懿親青衿而服簪纓白首以奉朝請雖有間平之盛德歆向之異材皆湮沒而無傳故嘆息之何及尚

本支之茂蔚爲邦國之華不幸二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爲質禮敬以自文持滿矜高蓋得諸侯之孝履信思順合於大有之賢小心自將沒齒無過方朕不言之際遽茲永逝之悲日月有時竈窆告具賁以旌旄之寵仍兼將相之榮豈獨慰九泉之思亦將勸庶邦之義可

蕃官兀涅常等十二人覃恩轉官

勅具官某等錯居吾圉世濟其忠矧茲臨御之初豈有中外之異各從遷秩以廣異恩祗服寵靈益堅守禦可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綽所生母孫氏封國太夫人

勅母以子貴春秋之義也朕方因親以教愛廣愛以及民封節婦之閭以勸能賢賜高年之爵以助養老而況屬籍至近賢王篤生欲大慰於慈心宜特推於異數孫氏四德純備五福荐臻豈惟擢秀於閨門固已流芳於宮闈舉觴坐上有伯仁仲智之賢持節洛濱皆汝南琅琊之貴爰改封於樂土俾正位於小君服我休恩介爾眉壽可

客省副使劉瑄知恩州

勅軍國異容兵民異道治戎振旅以鷲勇為上承流宣化以忠孝為先爾久練武經本出才異屢更煩使克有成勞試于一州祗服

朕訓可

皇叔叔曹贈洛州防禦使封廣平侯

勅官至持節爵為通侯非我勲勞之臣則必親賢之屬豈云虛受維以飾終具官叔曹生於高明力自修飭克有常德以沒元身乃眷衡漳夙為重地爰假一麾之寵就分五等之封庶其有知服我休命可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

勅蠢爾裔夷憑嶮竊發不時討擊何以懲艾爾能奮命破走犬羊何愛一官以勸吏士可

張汝賢可直龍圖閣發運副使

勅具官張汝賢朝廷於南方復置都漕者所以均節諸路之有無使歲課時入而已非以求贏也至俗吏爲之則多收羨財以幸恩寵而民受其病以爾昔爲御史號稱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幾知義利之分者是以命爾罷之新職往惟欽哉

狄諮劉定各降一官

勅具官某等奉使一路以郵民奉法爲先今乃不然煩酷之聲溢于朕聽公肆其下曲法受賕收聚毫末與農圃爭利使民無所致其忿至欲賊殺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閑局而公議未厭其削一官往思厥愆服我寬政可

范子淵知峽州

勅具官范子淵汝以有限之財興必不可成之役驅無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橫費之財猶可以力補而旣死之民不可以復生此議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雖小尚有民社朕有愧於民而於汝則厚矣可

宣德郎劉錫永父元年一百四歲可承事郎

勅劉元年尚齒教民三代之義咨爾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遺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壽張蒼仕秦柱下而至漢孝景思邈生隋開

皇而及唐永淳古有其人乃今親見何愛一命慰其子孫可

叔頗男畋之可三班借職

勅畋之汝父無祿早世緣母之請以獲一官其思所以克家事母者惟敬母意可

鮑耆年京東運判張岫京西運判

勅具官某等朕惟百姓之命寄於郡縣而守令之賢不能人知其實獨賴部使者爲朕耳目而已爾長一郡以才良聞進之漕屬以究其用其使上無愆吏下無冤民以稱朕意可

李周可太僕少卿

勅具官李周僕臣正厥后克正見於周書思無邪思馬斯臧形於魯頌朕命此職亦難其人以爾秉心不佻臨事有守追練世故灼知民情所以望爾者豈特車工馬政而已哉可

范純禮可吏部郎中

勅具官范純禮嗚呼維乃顯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配德於堯舜天亦維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樞機將帥之事今汝獨在外計朕惟瑚璉不可以襲用驥驟不可以小試命以天官之屬其少進之益觀其能往欽哉可

余希且可知濰州

勅具官余希旦爾本以才選坐累失職亦云久矣肆余大青罔不更新北海名邦民朴而富往務忠厚以安其生可

王哲可知衛州

勅具官王哲凡我四朝之舊經德秉哲篤老不衰者今幾人哉以爾好學守節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訟簡守以安靜莫如汝宜可

郭祥正覃恩轉承議郎

勅具官郭祥正朕丕承六朝陳錫四國覃及方外浹于有生矧余通籍之臣可無增秩之寵祗服休命永肩一心可

王崇拯可遙郡刺史

勅具官王崇拯刺史漢官秩六百石魏晉以來皆牧守之任今雖以爲勇爵然非親賢勲舊不在此選爾入直禁省出分虎符兵民所宜選寄滋重有司言爾累勞當遷益修厥官以應名實可

潮州澄海第六指揮使謝皋可三班借職

勅謝皋汝自什伍長積勞累遷至一旅極矣今乃以去惡之功獲補武吏惟廉與慎乃克有終可

皇伯仲郃贈使相

勅親親以藩王室賢賢以尊朝廷古之道也況於死生之際恩禮

之重國有常典我其敢忘皇伯具官仲郃生於高明克自祗畏出
就外傳聞好禮之稱退省其私有爲善之樂云何不淑羅此閔凶
慰我永懷豈無異數袞衣赤舄寵均三事之臣玉節牙璋坐享專
征之器豈云虛授維以飾終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士暇右班殿直

汝宗室子始名而祿得之非艱守之惟艱祗服朕訓乃克終譽可
克鞏遙郡防禦使

朕於宗室無所愛也然猶不欲虛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艱乃罔後
悔凡有進秩必付有司攷其歲月察其行義則朕與汝皆無愧豈
不休哉

劉奭閣門祗候

惟我神考篤于將帥生則厚其寵死則恤其孤將使識朝廷之儀
習軍旅之事無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志可謂至矣將何以報
之可

王安石贈太傅

勅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
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
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

變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
斷以已意糠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賢而
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
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
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寃觀規
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間在予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
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
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楊繪知徐州

勅楊繪工有拙於謀身而巧於治民疎於防患而密於慮國其自
爲計則過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龍興首擢用爾置之臺諫以直諫
聞言雖無功效於今日簡易輕信失之匪人坐廢十年陶然自得
詩人所謂豈弟君子者繪庶幾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悅
朕不汝忘可

陳薦贈光祿大夫

勅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輔翼我神考于東宮二十餘年之
間山陵旣成人物改謝顧瞻在廷一二臣外罔有存者朕惻然傷
之永懷其人具官陳薦剛毅木訥器遠任重密勿左右以責難爲

愛君周旋藩輔以郵民爲報國淪喪未幾風烈如在雖死者不可復作而追榮典猶足以寵綏其子孫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呂穆仲京東提刑唐義問河北西路提刑

勅先帝立法更制所以約束監司守令使不得營私而害民者可謂至矣朕始罷賦泉之令復征徭之法凡先帝之約束當益申而嚴之使出力從政之民無所復病以爾穆仲等或端靜有守敏於爲政或直亮多聞志於仕道而京東河朔皆天下重地也往修厥官稱朕意焉可

沈叔通知海州

勅朕嗣位以來通商惠農施舍已責有不順成荒政畢舉而海濱之民羣聚剽掠此吏不稱職備災無蒸之過也今選命汝惟往安之非勝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棄於惡可

孫向保州通判

勅孫向一郡之寄在汝守貳察姦舉能旣復其舊矣則達政之吏可以有爲爾通練民事旣試有勞其從所請以觀來效可

鄧闢朝散郎

監色州慎門金坑

瘴霧之鄉上幣所出累年於此勤亦至矣法當遷秩以答人勞可

荆王新婦王氏潭國夫人

勅易稱中饋爲家人之正吉詩美羔羊蓋鵲巢之功致婦德有常
含章不曜能使君子樂且有儀則內助之賢從可知矣王氏早服
師傅習聞詩禮富貴而能恭儉俯仰極於孝慈令聞藹然刑於宗
族其改封大國象服是宜以稱我叔父之德爲內命婦之法豈不
休哉可

劉庠贈大中大夫

勅國以求賢爲事士以得時爲急士旣難進而易退時亦難得而
易失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古人之歎復見于今具官劉庠才備德

博器遠任重逮事三朝出入二紀英祖神考實知其人而剛毅朴
忠學不少貶肆朕嗣位疇咨故老如庠等輩不過數人方當召用
命不少假使九原嗚作雖百身其何贖式章異數賈于其柩雖知
無益以塞餘哀可

李琮知吉州

勅李琮汝以久遠無根之賦使畏威懷賞之吏均之於無辜之民
民以病告聞之惕然使吏覆視皆如所聞旣正其事矣而汝猶自
言若無罪然朕惟更赦不汝深咎遷于一州往深念之廬陵之富
甲於江外使民安汝朕則汝安可

東坡集卷三十五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

勅高士良汝閱習民兵技藝超等課以歲月於法當遷往服寵靈益思來效

皇叔叔遂可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

勅生於富貴而無驕逸之患終於祿位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義有足賢者具官叔遂性於忠孝文以禮樂蓋蒙祖宗之澤而服師保之訓克有令聞以沒元身是用爵之通侯官以持節上以惇勸於宗室下以寵綏其子孫可

楊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等七人並遠州團練使

勅某等先皇帝篤兄弟之好以恩勝義不許二叔出居于外蓋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嚴朝廷之禮以義制恩始從其請出就外宅得孔子遠其子之意一聖不同同歸于道可以爲萬世法朕奉侍兩宮按行新第顧瞻懷思潛然出涕昔漢明帝問東平王在家何等爲樂王言爲善最樂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諸子年五歲以上悉帶之著之簡策天下不以爲私今王諸子性於忠孝漸於禮義自勝衣以上頽然皆有成人之風朕甚嘉之其各進一官以助其爲善之樂尚勉之哉毋忝厥父祖以爲邦家光可

呂公著妻魯氏贈國夫人

勅婦人之德如玉在淵雖不可見必形諸外視其夫有羊羔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刻內德之茂從可知矣具官呂公著故妻魯氏各臣之子元老之婦所資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見者大故動協於禮環佩穆然閨門化之而降年不永祿不配德其改封大國正位小君庶幾爲女史之光非獨慰其夫子而已可

仲暹可遙郡防禦使

勅仲暹居貧賤而有聞易處富貴而無過難凡我宗室皆有位著雖不任以事無所施其才而刑于厥家有以攷其行日月其邁爵秩當遷朕不爾私服之無愧可

司馬光三代妻

曾祖政太子太保

勅書曰皐陶邁種德種之遠故其發也難發之難故其報也大古之君子有種德於百年之前而待報於數世之後者昔聞其語今見其人某官某故曾祖某官某薦行有聞信於鄉國懷道不試遺其子孫天不吾欺再世而顯至於曾孫其德日躋衮衣繡裳進位於朝退有事於家廟其致朕命詔於有神尚食其報以康乃後可

曾祖母薛氏溫國太夫人

勅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寵綏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承弼之

家莫獲褻顯君子之孝至於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禮以隆其
家可謂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專靜有守柔嘉維則經之以
孝慈緯之以恭檢使清白之訓不墜於子孫而隱德之報可質於
天地我有異數詔於幽窆翟謁副銜尚服享之可

祖泣太子太傅

勅朕有元臣以德媚於上下民見其羽旄聞其車馬之音則稽首
而聚觀之況其父祖墳墓之所在望其草木蓋有流涕而拜者錫
命之寵豈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篤學力行
追配前人仕道難進止於一命無疆之慶在其子孫風流未遠英
烈如在歆予寵章以慰民望可

祖母皇甫氏温國太夫人

勅夫天人之際若不可知而善惡之報各以其類凡今富貴壽考
光顯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
祖母某氏令德孝恭著于閨門好禮慈儉刑于姻族始生賢子以
大其家而餘澤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後莫之與京愍冊追榮國
有常典庶幾幽壤服我寵靈可

父池贈太師追封温國公

勅朕聞盛德之士必與天合考之古人而無疑質諸鬼神而不慙

雖不當世必有達者某官某故父某官某德爲世範言爲士則躬蹈險夷之節庶幾顏閔之行事我仁祖爲時各臣而儒術之用止於侍從德澤之施極於方鎮天厚其世篤生異人不求而各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爲天下之用朕旣采民言俾秉國成而淵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師臣祚之大國使人知有道之士雖沒有無疆之休可

母聶氏溫國太夫人

勅古之烈婦著在史冊非有憂患不見名節若夫令德懿行秀於閨門而湮滅無傳何可勝數獨賴子孫之賢或以表見於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豈非以顯親揚名之故歟某官某故母聶氏早以淑女嬪於德人恭儉信順以相其夫慈和嚴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濟於艱難其遺風餘澤蓋有存者改封大國正位小君非獨以報其德庶幾令名與子俱傳於天下可

故妻張氏溫國夫人

勅夫婦之好義同賓友勤瘁相成於艱難之中而死生契濶於安樂之後朕聞其事惻然傷之真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不勤姆師歸于德門克有令聞從我元老辭寵居約遊神清淨之庭守德寂寞之宅始終之際無愧古人我有寵章慰其永逝其正名於大

國以從姑於九原可

張恕將作監丞

勅洪惟人材之難長育之無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訪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擇其子弟庶幾似之以爾名臣之子篤學好禮敏於從政試之匠事以觀其能爾克遠猷無忝乃父以稱朕意可

趙濟知解州

勅趙濟古者官有常人士有定論雍也可使南面求也可使爲百乘宰論定而官不浮則民服汝長西師歷年於此矣考之清議不曰汝宜尚畀一城以觀來效敬之戒之母失朕命

李承之知青州

勅朕東望齊魯之國河岱之間沃野千里生齒億萬商農阜通儒俠雜居可以大度長者勝難以細謹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於甲族世爲名臣屢試有勞所見者大肆予命汝尹茲東土昔曹參爲齊問治於其師蓋公公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汝師其言則予汝嘉可

韓維三代妻

曾祖處均燕國公

勅漢諸袁之父子四世繼出五公唐諸溫之兄弟同時並列三省

著在國史古無擬倫眷予世臣有若韓氏億事仁祖始參大政篤
生三子咸秉國成豈惟嗣世之賢實賴積善之報具官某曾祖某
潛德不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濟其美盛矣曾孫之貴蔚爲三
壽之朋逮予續嗣之初繼受艱難之託久文而靖旣直且溫旋觀
純德之全尚識遺風之自是用因上公之舊秩開北國之新封仰
以增廟室之光華俯以慰烝嘗之休惕可

曾祖母李氏燕國太夫人

勅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弼亮二世非其淵源深長
外有羔羊諒直之賢內有鳴鳩均一之助亦安能奕世秉義久而
不忘者乎具官韓維曾祖母李氏育德名家作嬪良士珩璜之節
動必以禮蘋藻之薦敬而有儀用能使其後昆永弼我國家以無
斁於世今其蒞政責任茲始余亦何愛大國不以易湯沐之舊可

祖保樞魯國公

勅朕方圖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業用廣斯志以及爾私人
之念祖誰不如我是以推沛恩命褒顯前人具官某祖某躬履仁
義著迹鄉黨積累深厚見於子孫或佐我仁祖之盛明或相我神
考之休烈遺風未遠故吏尚存逮茲續承繼用耆哲朕旣恭默思
道垂拱責成與其寵祿厥躬不若尊大其祖上以報貽謀之德下

東坡集卷三十三
以勵移孝之誠肇新曲阜之封增寵師臣之贈服我休命益大爾家可

祖母郭氏周氏贈魯國太夫人

勅古者婦人爵因其夫貴以其子雖有過人之才絕俗之行不得所託不表於世今余輔臣父子兄弟先後相望以師長我百辟願推鴻恩光顯先烈試考維妣威追錫休命肆予寵嘉之具官祖母某氏德稱閨闈化及宗黨允蹈家人之正居有鵲巢之福崔衣之盛由子而獲國封之貴及孫而大茲用錫爾周公之封以熾韓氏之冒庶其有知服我新命

父億贈冀國公

敕朕聞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士之盛不減武宣如儲藥石以待疾疢如種梓漆以備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選率多慶曆嘉祐之人而況一時之老成與聞當時之大政德業傳於父老儀刑見於子孫各在國史像在原廟朕用慨然想見其人具官某故父某少稟異材進由直道出爲循吏入爲名卿福祿終身而人不疵富貴奕世而天不厭篤生三子翼輔兩朝旌旄交馳棨戟互設朕欲賁其家廟而貴已窮於人爵改封大國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爲北土之藩輔可

母蒲氏王氏贈秦國太夫人

初慎終追遠仁也顯親揚名孝也得志行道澤可以及天下而富貴不能及其親天也雖不能及而追榮之典可以貫幽明褒大之訓可以表後世禮也嗚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具官某故母某氏族爲士望德爲女師恭儉以相其夫嚴敏以成其子使朕獲老成之佐以濟艱難之功宜推異恩以報舊德可

故妻張氏同安郡夫人

勅朕登進元臣專以德選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召南之風焉抑抑威儀惟德之隅非內有相貳何以及此具官韓維妻張氏生於

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則行應圖史宜疏湯沐之封以稱山河象祗服明命佑我老臣俾無內顧之憂尊任仰成之寄可

故妻蘇氏永嘉郡夫人

勅婦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語文章之美而不得聞于人而況仁而不壽賢而不祿者乎此詩人所以賦彤管而史氏所以傳列女也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秀于閨門來嬪德人動以禮法而不得與君子偕老翟芻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賜湯沐寵以訓詞庶幾采蘋之遺芳不與宿草而其盡可

趙濟落直龍圖閣管勾中岳廟

勅趙濟有司言汝罪惡有狀小人有不忍爲而汝爲之朕惟羞汗
措紳重置汝於理其退處散地以勵風俗可

王彭知婺州孫昌齡知蘇州岑象求知果州

勅具官某爲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則威明不可作
也惟虛則明郡無大小民無剛柔事無繁簡政無難易惟公而虛
無適而不治以爾用法之久不失本恕折獄之多滋識情僞孫昌
齡岑象求改云端靜有守悃幅無華奉使歷年吏民宜之其悉乃
心施於有政不侮鰥寡母擾獄市稱朕意焉可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

勅王子韶等事有繁簡才有所宜要之郎官天下之清選也朕有
所擇於其人而無所輕重於其間以爾子韶博聞強記老而能學
以爾尹果藝而達知無不爲各率其職而用其長朕將觀焉可

蔣之奇天章閣待制知澤州

勅三后在上遺文在下炳若雲漢昭回于天乃眷藏書之府因爲
育材之地爰登秀傑以備顧問雖持節出使部符分憂一掛名於
其間遂增重於所莅且使民見侍從之出守知朝廷之念遠也具
官蔣之奇少以奇才輔之博學藝於從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劇於
一方固當坐嘯以終日勿謂湖湘之遠在余庭戶之間務安斯民

以稱朕意可

皇伯祖宗勝贈太尉北海郡王

勅夫以三公之位冠諸侯王之爵元勳盛德有不能兼非我父兄親賢之隆加之死生哀榮之極則朕豈以此授非其人哉具官宗勝生于高明克自抑畏忠厚以爲質禮敬以自文貴窮人爵而無驕佚之譏考終天命而有歸全之美始終之際中外所賢日月有時窳窳告具備物典冊以將余哀豈獨慰九原之思蓋將勸庶邦之義可

劉有方可昭宣使依舊嘉州刺史內侍省內侍押班

勅朕爲天下父母推一心以馭百官內外雖異愛無差等皆欲其處無過之地受有名之賞則上下相安人無間言具官劉有方少知忠恪晚益詳練砥礪廉隅有搢紳之風祇畏簡書無戲怠之色歷歲滋久積勞當遷考之有司皆曰應法往服新寵朕不汝私可

宋滋可右侍禁

勅宋滋疆場之臣所以奮不顧身我不旋踵者以朕爲能卹其孤也何愛一官不以慰死者之意且以爲吏士之勸乎可

鞠承之可素州通判

勅鞠承之自恢復西鄙秦爲內郡宿兵之衆有損於前而遠輸之

勞至相倍徒軍政雖簡民事爲重監郡之職專在養民有司擇材
曰汝可使往辦乃事無忝所知可

文及可衛尉少卿

勅文及汝三公子以才行間擢置要劇衆以爲宜而師臣執謙重
違其請用廬宿衛職親而務簡雖未足以究觀汝能而退食休沐
下車里門澣衣子舍豈非措紳之美談而當世之榮觀乎可

李臬卿可京西轉運副使張公庠可廣東轉運副使楚潛可
廣西轉運副使吳革可廣東轉運判官

勅某官某朕卽位以來發號施令務求厥中而寬者喜縱忘先帝
之約束急者樂刻龔文吏之故態汝以才能治狀達于朕聽其往
視之夫治民如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可

童珪父參年一百二歲可承務郎致仕

勅童珪父參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問百年者就見之而絳縣
役老趙武謫其毀尉令汝黃髮鮪背以上壽聞其可使與編戶齒
其往以忠孝教而子孫可

單可度可三班借職出職

勅單可度在官滋久更事亦多而無大過有足嘉者往祗寵命益
務廉平可

智誠知宜州

勅智誠蠶爾裔夷譬之蜂蟻勝之不武不勝爲患惟爾守臣威信兩立勝之以不戰消患於未萌則長受其賜予惟汝嘉可

張仲可左班殿直

勅張仲歲之不易盜賊屢作爰設勇爵以勸追胥爾能奮身以除民害必信之賞其可忘乎可

張誠一責受左武衛將軍分司南京

勅張誠一孝治之極天下順之不子之罰民不輕犯而貴近之間尚有誠一朕甚傷之乃者姦言詖行蠹國殘民之狀論者紛然方

議其罪而悖德隱惡達于朕聽攷實其狀至不忍言詩不云乎行有死人尚或瑾之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以爲手澤存焉今汝之所爲者何爲至此極也縱朕不問汝亦何顏以處搢紳之列乎可

陳侗知陝州

勅陳侗士臨利害之際而不失故常者鮮矣以爾出入冊府幾二十年安於分義不妄附麗以干進取死喪之威鬼第孔懷願爲一郡以卹幼孤朕甚嘉之夫入爲九卿貳出爲二千石此亦搢紳之高選也汝益勉之可

傅燮知鄭州

勅傅燮鄭廢爲邑復爲右輔經營繕完之勞民旣告病而吏亦勤矣以爾樂易之政屢試有聞徃任其事寬信以御民強敏以御吏稱朕意焉可

除呂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實封餘如故

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用衆旣得天下之大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上柱國東平郡

開國公食邑七千一百戶食實封三千三百戶呂公著計謨經遠

精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於昭陵蓋清淨以寧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餘在武丁時雖莫望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易於象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閔勞以萬幾之煩是用遷平士之司釋文昌之任毋廢議論時遊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專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仍一月三赴經筵二

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議軍國事

除呂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

柱國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勲當時安樂後世稱頌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承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中大夫守中書侍郎柱國汝州開國公食邑二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呂大防造道純深受才宏毅果

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動久踐右闕

蔚爲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綜東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憂責彌重於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崔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而致裴相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遠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加上柱國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餘如故

除范純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

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實封餘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門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爲輕重若根本疆固則精神折

衝故薦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
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
服則人主無爲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
事上柱國高平郡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
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
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永懷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咸孫之有
後戎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
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
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爲偃兵之姚宋予欲藏於百姓以汝
爲惜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進封高平郡開國公加食邑七百戶實封三百
戶餘如故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食實如

故制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門下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爲環尹寓軍政於國容將伸闡
外之威以廸師中之吉咨於爾衆朕得其人侍衛親軍步軍副都
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持節福州諸軍事福州刺史上柱
國濟南郡開國公食邑二千八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苗授早以異

材見稱武畧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槩
薦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旣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
軍之驚祗扈殿巖肅將齋鉞矛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
在公而令必行於戲愛克厥威罔功茲爲深戒師衆以順爲武古
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訓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復制

元祐三年十月一日

門下會閔之哀喪不貳事漢唐之舊禮有奪情矧予藩屏之親實
兼臣子之重雖閔門以恩掩義而公侯以國爲家伯臣司宗職不
可曠要經服事古有成言非予爾私其聽朕命皇伯祖彰化軍節

度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司空開府儀同三司持節涇州諸
軍事涇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國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戶
食實封二千四百戶宗晟天資純茂德履方嚴襲餘慶於祖宗蹈
格言於師保典司屬籍克有令名郢客卒業於浮丘辟疆受知於
先帝允釐厥位無愧昔人屬此閔凶纍然毀瘠嗟日月之逾邁重
職業之久虛宜復寵名式從權制於戲出居官次非王事不談退
適倚廬讀喪祭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功名益隆親有顯譽
勉服朕訓光昭前聞



70025371

